

里

乘

里乘卷八目次

小衛珍

婉姑

某氏子

媚薌

清苑縣某氏女

杜有美

守貞

褪殼龜

其令

孫明府

倪公春岩

張船山先生訊盜

張靜出觀察折獄

里藥卷八

桐城 許奉恩 副坪

小衛玠

山石衛生世家子也兒時穎悟過人溫其如玉十三歲
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而試賞其文以爲神童拔冠一
軍且謂其學校官曰此小衛玠也異日當清貴可善視
之由是小衛玠之名噪於一巖遐邇皆傾慕之願妻以
女生益自負擇配殊不肯草草願幼失恃怙而家甚寒
年將弱冠速好尙虛生攻苦彌篤自以爲青紫唾手可

得但有千鍾粟何患無顏如玉也邑鄙翁者家稱素封
有女珊瑚年及笄美而慧女紅之餘酷嗜翰墨翁與人
酬應書札類皆倩女代筆翁益愛憐之嘗誇謂戚黨曰
我家有埽眉才子若開閨閣科何患不狀元及第耶坐
是遴選東牀頗難如願一日珊瑚與嫂五臺禮佛歸途
中適與生遇珊瑚秋波頻睨情殊惓惓嫂窺其意悄謂
之曰小姑知此人乎此卽鄉里所稱小衛玠者是也渠
與家兄爲社友過從甚密故識之小姑如有意當使兄
爲執柯珊瑚紅暈於頰笑而不答旣歸思戀甚切飲食

俱廢嫂固與珊瑚善不時省問珊瑚喟然低謂嫂曰我亦不解何故他日歸後魂魄若失似此慄慄恐非佳兆也嫂戲慰之曰小姑得毋爲小衛玠乎果爾得諧伉儷的是嘉耦當卽風示渠央吾兄來請命於翁無不諧也但其人才豐境嗇家徒壁立與相如等未審小姑患貧不珊瑚嘆曰竇告嫂氏妹籌之已熟命好貧亦可富不則富亦可貧富貴在天有命存焉何患貧之與有惟嫂氏圖之嫂笑曰如此易矣小姑請自保重不三日必有以報命珊瑚大喜厥疾頓瘳里有某公子者父官粵東

太守卒於任宦囊充牣公子扶櫬歸服闋年甫十八適
聘妻某氏病卒耳珊瑚名倩媒求婚於翁翁慕公子門
第多財遽喜諾之嫂聞之知難挽回乃備告珊瑚柯且婉
勸之曰非嫂方命奈翁已許公子雖智如良平亦難爲
計聞公子少年才貌亦不減小衛玠况門第家道有過
之而無不及可見婚姻大事自有天定人力斷不能與
造化角勝似此天作之合未嘗非福小姑亦何必甲彼
乙此沾沾然成心不化哉珊瑚聞之無可如何祇得惟
父命是聽亡何吉期已屆公子親迎演劇宴賓備極華

移夜分客散入房更衣復出自私突有人掩出其後以
刀洞其胸而殪之其人疾入房吹滅燈燭知珊瑚柯坐牀
上入帷遽抱求歡珊瑚柯以爲公子駭問君何爲者如此
函莽其人低答曰我我非公子也乃小小衛玠也感感
汝意特來謝珊瑚柯驚曰公子行且至矣宜速去毋使
兩有不使其人曰公公于我我已刃之矣可請放心珊瑚
柯駭曰汝言真耶曰那那敢相誑珊瑚柯頓足失聲大哭
曰汝累我矣奈何其人知不可犯又恐人至急摸取珊瑚
柯髻上簪出房拔關鼠去比婢媪等聞珊瑚柯哭聲各秉

燭來問訊見珊瑚披髮汗喘慘無人色爭前問故珊瑚
具告所以眾大驚急出覓公子果見洞胸僵仆地下血
流徧地須臾合宅男婦畢集公子兩弟未及成童撫屍
大哭平明具狀訴於邑宰詞內並牽連珊瑚保無知情
邑宰卽率伍伯來驗時當暮春見公子身着短袷俯仆
地上果係出其不意被刺身死乃拘生與珊瑚分別研
訊珊瑚哭稱素與生漫不相識實不知情及至訊生
素未登公堂驟見有司厲聲叱詰倉猝莫知所對情殊
惶恐邑宰信以爲真遽請褫革巾衿備加撈虐生不堪

酷刑遂致承服爰書既訂直延頸以待秋決珊瑚雖不知情以事出有因亦不能遽釋出獄會按察某公由牧令起家陳臬晉省慮囚及生頗疑其冤思爲平反而苦不得法夜夢一人持銅鏡一枚擲地碎其半而存其半歌曰銅鏡如月半明卽滅先缺後圓先圓不缺寤後尋繹夢兆味後二語忽有所觸乃授計獄吏淨除一室備設牀幃衾枕縱生與珊瑚聚處其中以察其情形來告獄吏如命並具肴酒延二人至而告之曰公子一案業已定讞憐汝二人實一雙嘉耦生離死別近在指日特

具不腆聊與稍叙決絕勿却爲幸二人俱再三固辭獄
吏笑曰我不過一片哀矜之心並無他意請勿疑慮決
不使長官知之言訖鑰扉徑去初五臺途中之遇珊瑚
因嫂知生而生固不曾留意於珊瑚也自公子獄起生
以爲珊瑚素無仇隙意外橫遭誣陷殊深抱恨至珊瑚
雖有意於生自遭公子之變頗恨生凶暴前念頓灰茲
被鑰於一室彼此相視未免心動珊瑚見生溫文爾雅
似非殺人之人卽或如此亦因愛我起見我幸免禍而
彼指日卽正典刑究竟與我毫無所染徒獲厥生情殊

可憫一種憐生之心不覺時形於色生雖嘗耳珊瑚人聲未曾聞也卽獄起偶與對質更不敢公然平視今近在咫尺細意領畧果信名不虛傳因憶獄吏之言死期伊邇與其徒坐虛名不如暫圖實樂縱正典刑死亦無憾乃強顏向前揖珊瑚而嘆曰小生與娘子平日並無仇隙一旦橫遭誣陷果何故耶珊瑚腆久之嘆曰君所作事君自知之妾縱不無憐君之心然殺人者抵有文法在於妾何尤也生嘆曰卿今日尙以爲殺人者真小生耶以卿視小生力乏縛鷄豈能殺人者耶卿旣苦

口相坐百喙難解但枉被虛名心實不甘卿如慈悲俾
得一親肌膚死亦瞑目矣言訖便拉珊瑚柯求歡珊瑚柯聞
生所言心甚淒然雅不欲拒解衣並寢曲盡綢繆事已
珊瑚柯問曰始君口吃而狐臭之氣刺鼻今何不爾也生
笑曰小生向無此疾卿何所見而云然也珊瑚柯因述一
日公子被害後其人滅燭入幃所聞實係如此然則果
非君耶生嘆曰事已至此想是夙冤今蒙卿見憐復何
尤怨珊瑚柯又將五臺歸後如何抱恙如何與嫂同謀歷
歷爲生具述一過生不勝感激嘆曰小生繆承錯愛若

非娘子述及至死不知然此中消息得毋漏洩俾奸人乘機假冒致嫁禍於小生乎珊柯嘆曰閨房祕語人何由知信如君言果係含冤然爰書旣訂料難平反君如屈死妾誓相從九原必不獨生也二人喁喁絮語獄吏潛聽甚晰一一轉達於公公笑曰得之矣亟密召酈翁至問曰汝家侮甬來往人等有口吃而狐臭者乎翁沈思久之對曰平日來往人等惟衣工金二朋者如此公曰是矣亟飛簽拘金至公見其氣象猛鷲料非良善據案叱曰汝殺某公子嫁名衛生何也金固口吃聞公言

頓驚失色口中喃喃猶欲強辯公叱左右搜其身果得
質券一紙贖取驗之卽珊柯當日髻上簪也公笑拈以
示金曰贖物已得汝猶欲辯耶叱令痛笞之果吐其實
先是金幼從師學爲衣工在翁家製衣比長所業甚精
翁家男婦衣大半皆金手製及珊柯長成所需衣裙非
金製不着金嘗聞珊柯美恨未一見珊柯偶往省妗氏
金竊窺之不禁狂喜以珊柯衣非已製不着謬幸於已
有緣時萌妄想有某媪者向在翁家服役固與金有私
前珊柯與嫂所謀衛生一事不料媪屬垣有耳聞之戲

述於金金久欲圖珊瑚正苦無當聞媼言陡生惡計乘
公子親迎潛入其宅拚爲孤注一擲計殺公子假冒生
名當可遂願卽不然嫁禍於生已亦可脫然無累至是
盡吐其實以金坐抵而生寃以白公念生無罪幾陷大
辟訶責邑宰及承訛各官使爲媒以珊瑚妻生並罰贖
貲助奩資生膏火以贖其譽聞者無不嘖嘖稱頌公始
悟夢兆銅鏡擲碎其半者僅存二金字也歌詞銅鏡如
月半明卽滅者月合半明爲朋字統合之金二朋卽滅
也後二語謂生與珊瑚當爲夫妻先有缺陷而後團圓

然必先暫使圓而後乃無缺陷故曰先缺後圓先圓不
缺也公初授計獄吏固是揣度結句而有所觸不謂
果以此而獲真犯也生出獄後喜妻珊瑚又得所助釀
貲益發奮下帷尋聯捷入詞館秩躋清要士林傳爲美
談足徵學使品藻不謬

里乘子曰聽訟折獄談何容易聖門七十子之賢獨許
仲氏其難可知也小衛玠之獄邑宰黷斲銀鍊遽訂爰
書使非按察某公設法平反幾何不沈寃莫白可見天
下斷無難折之獄如事關人命尤不可草草聽斷至萬

分疑難亦必審慎遲回澄思渺慮務求水落石出不使
稍留餘憾否則生殺自由視人命如草菅漫不加意彼
蒼昭昭難保不無冥報也某公精誠所格見於寤寐授
計獄吏神妙莫測可以爲法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
觀此足証古人田中走東門草之說不虛也

婉姑

前明世廟時浙江紹興某甲少遊京師學爲銀工心性
慧黠所製務出新式極臻奇巧一時長安良匠僉遜謝
不逮以故都中戚畹勳貴及一切仕族凡閨閣釵飾非

出某手不貴緣此出入顯者之門累貲數萬甲有妹名婉姑素所鍾愛年已及笄姿首妍麗幼字同里某乙以貧故不能至京親迎甲又以事繁不得送歸時以爲慮會有中表弟某孝廉公車北上依甲爲居停試畢下第將歸甲置酒祖餞數巡後甲以朱梓盛朱提一函列几上前再拜致詞曰僕有心事思之數年未得其人今幸得吾弟此願可了吾弟少年豪俊且係至誠君子倘荷允諾乃敢畢其詞孝廉見甲情詞懇切答曰我爾骨戚如力所能任自當如命義何敢辭甲遂以婉姑相託謂

已不能躬送今吾弟南旋敢請挈帶歸里就便爲之完
姻曷勝感幸謹具芟芟聊助資斧勸勿以不腆見却孝
廉感其情親誼厚遂毅然允諾既抵浙孝廉卽留婉姑
在家小住數日涓吉送其于歸某乙惟有老母婉姑既
嫁至乙家翌日晨興見乙與其母皆爲人所殺駢死厨
下大駭喊呼鄰舍畢至覘驗猜異互相驚詫因共鳴官
訊究明府某公少年科甲素以精刻自負勘驗畢先後
拘婉姑并孝廉至廉得同路同籍情事乃拍案作色厲
聲曰此案不待問固已瞭如指掌矣以怨女曠夫同行

數千里且皆少年美好旁無一人謂一路彼此防閑歷
數月之久能始終作曾男子吾不信也命虔溲驗婉姑
果非處女某公更以自神益得意曰何如吾言固不謬
也遽命以嚴刑相加慘掠倍至二人不任蕙楚祇得誣
服獄具論以大辟時人亦同聲稱明府之神且姍罵婉
姑同孝廉人面獸心有負某甲之託死不爲枉某甲在
京聞之駭異懊恨亦以二人之非人類罪有應得旣又
念婉姑自幼相依十餘年向以禮自守言笑跬步不稍
苟且卽孝廉爲人亦少年純謹邊幅甚修何遽作此蔑

禮犯法之事以此沈吟疑信不能自決緣離鄉多年暫將店務倩人督理自旋展墓藉偵訪此事跡耗甲故京師名匠北道大店商賈多與往來日者至一典店中正與主人談次忽見店夥持金釧一股來請於主人曰此釧製法精巧因質價太昂不敢自主特請命以定去留某甲從旁見釧大驚泣謂主人曰此乃小人女弟于歸時贈嫁之物今幸無意見之則死者之冤可白矣乃具爲主人道其原委請將質釧之人用計留禁自詣轄邑鳴鼓上狀飭役拘質釧者至一訊而服先是某甲以某

乙家寒恐妹嫁去難以治生遂廣製金釧數事約計千金以作粧奩之資質釧人本京師劇賊探知此事沿途尾婉姑孝廉之後直至浙江于歸日乙家以貧故合香成禮後諸親便各自辭歸賊乘人眾時預伏厨下乙母至厨料檢什物賊暗中突出以刀揮而殪之乙聞撲擊聲自往燭之賊又突出以刀之遂將乙衣履更換秉燭進房婉姑新至不辨真偽就寢後賊以言因婉姑云聞汝兄贈嫁有金釧數事製法精巧何不出以相示婉姑以爲已也夫者乃盡將所有出而獻之賊大喜佯爲稱讚

不已又與同寢天明闌曉姑睡熟盡攜所有而遁賊之所供如此邑令以狀上大府移知浙省並以入告世廟震怒除賊寸磔外命將該邑令卽素以精刻自負之某明府處決論抵承訛在事各官自督撫以次均嚴加議罰又特旨婉姑給予旌表建坊孝廉子給蔭入監讀書恩法兼施存歿均感然則折獄者慎勿以精刻自賢矣里蔡子曰予嘗謂折獄有三不可一不可忽二不可動氣三不可執已見忽則曲直是非未盡分明便已潦草結案倘有不實不盡不惟有害於人兼亦不利於已動

氣則一坐公堂如臨仇寇不問情繇橫加鞭撲如係罪
有應得固不爲過假使波及無一門心亦復何忍在鄉
曲良民平日無事見官已多恐懼駭汗况有事拘質公
堂一見官長怒威相加縱有十分冤情亦觫殼不敢上
達有司更復執以已見則垂楚之下何求不得雖逞二
時之威福差自快意而魚肉蒼生罄傷元氣恐一旦權
移勢奪興盡悲來作業既多報施亦復不少某明府少
年科甲素以精刻自負遇此大獄遽命以嚴刑慘掠誣
服具獄所謂三不可者某明府兼而有之厥後世廟震

怒罰令論抵此眞罪有應得夫復何怨吾願世之爲民
父母者倘遇大獄皆當以此爲

某氏子

某氏子頻年出外貿易家惟一母一妻母老而且盲賴
婦賢孝藉針黹以供甘旨晨昏定省不敢或虧始婦二
人相依爲命他日某氏子歸母喜命婦烹雌食之中夜
某氏子暴亡鄰里以爲異鳴之官驗之果是中毒邑令
疑婦有私倍加撈掠婦不勝其苦遂誣服問姦夫爲誰
婦本無事况所識素無多人倉卒間遽以十郎對十郎

者某氏子在服之弟也初某氏子出門時囑十郎時爲
省母藉代支理家政十郎年少誠謹以受某氏子之託
時至其家經理甚周母與婦甚德之今婦迫於嚴刑不
得已以十郎塞責令簽拘十郎至十郎見婦泣曰嫂氏
云何婦亦泣曰叔叔奴語未畢已哽咽不能成聲令見
其情狀拍案叱之曰姦夫淫婦在公堂之上猶不知恥
而覩然人面相對嚶嚶作兒女子醜態耶乃不容十郎
置辯橫加鞭楚死而復甦者數次十郎無奈亦遂誣服
獄具論辟行有日矣巡撫某公者公明仁恕之大君子

人也慮囚至此心甚疑之以問幕賓會幕賓方與其徒圍棋正專心致志不遑旁驚乃漫應曰此獄已具屬吏不知費幾許推敲料亦無所冤曲公又何必故意駁詰致滋多事耶某公乃不復平反婦與十郎遂均坐大辟矣是夜漏三下幕賓將就寢忽聞門外剝啄聲甚厲審是婦女聲音怪暮夜何得有婦女來此叱令速去聞門外厲聲答曰而不開門我豈不能入耶獄見一女從門罅入披髮喋血怒視幕賓戟手指而詈之曰而以布衣爲軍門上賓不過粗識得幾個之無便謂精熟申韓詎

騙居停坐享厚俸以人命爲草菅毫不詳慎昨妾此案中丞方欲平反不恥虛懷下問尙能迎機襄贊或得一線生機而但以圍棋故支吾漫應以致妾等冤情不能昭雪妾死固不足惜惟弑夫惡名心實不甘妾已請於帝許向而索命矣言訖便欲向前撲攫幕賓駭汗如雨急長跪請於婦曰某罪誠應死但離家年久尙有八旬老母能容回家一訣別不婦應曰念而孝心姑寬貸一月而宜速歸遲則無及矣言訖恨恨而去某見婦去毛髮豎立詰旦謁居停具以實告治任馳歸匝月果卒中

丞某公聞而駭異乃改裝易服親詣某氏子家見姬備
審崖未聞瞽姬泣且言曰客爾何知吾見之慘死不知
其由惜有司昏憤不加詳察誣我賢婦坐以大辟傷哉
冤也公佯問何謂也姬曰客固不知老婦與彼名雖姑
婦恩逾母女終朝廝守坐卧不離何由有私乃有司刑
逼誣服聞巡撫某公公明仁恕獄上萬一希冀或得平
反不謂亦一體設霧誣正典刑沈寃莫白惜老婦殘年
向盡又以目廢不能土叩九閭一爲申雪耳公又問十
郎爲誰姬曰彼乃老婦之猶子吾見出門時以老婦及

家政相託少年誠謹德反成讐想業由前世夫復何說
公不勝歎息既詰得食雞一事便託腹飢出錢命代市
一雞僮人烹好卽置於鄉日子所具食之處乃一葡萄
架下公留心默察見熱氣上薰少選架上一絲下縫直
入碗中非竭目力不見公知有異取一嚮飼犬犬斃乃
謂姬曰爾婦之寃我能代申爾姑待之可也姬不解所
謂但合手稱謝而已公將熟雞裹以旋署檄邑令及承
訊在事各官至以實告之衆喏喏相視若不深信公隨
命呼一犬至飼以雞一嚮果立斃衆始服罪命人往搜

架上得一蠋長四寸許蓋所縋之絲卽是物也公乃以實人告自請議處邑令以誣擬論抵餘各議罰有差又請以賢孝旌某氏婦以義士旌十郎各建坊以慰冤魂
嫗着地方有司優卹以終餘年制曰可此獄幸賴中丞之賢卒得暴白向使幕賓因居停來問一經詰駁斷不致令賢婦義士抱屈九泉觀其暮夜叩門索命一節洵屬快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里蔡子曰某氏子之獄巡撫某公疑問幕賓向使幕賓聞公之言細意重寃未嘗不可覆盆得雪乃貪戀手談

漫應了事致使含冤地下者暮夜前來索命彼鬼所責之語句句中的幕賓雖有百喙不能置辯鬼念其孝心寬貸一月得以歸正首邱誠爲徼倖之至竊惟吾儒讀書讀律出膺民社折獄一事切不可自恃精明稍事疎忽先賢曾子有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得其情者尙當哀矜况未必盡得其情者乎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又云與其殺不辜寧釋不經此數語與曾子之言實可互相發明凡司刑名者皆當時存方寸則子惠元元造福無量矣

媚鄰

巢縣富室某翁五十無子惟一女名媚鄰美而慧年十四猶延師教之讀書諸子百家過目輒了了翁夫婦皆鍾愛之凡泉刀出納皆歸經理每晚讀罷紀綱僕魚貫而入屏息立左右白事畢先後呈簿請會計女耳聽目察口咨手畫無毫釐差謬衆咸敬畏不敢稍欺翁嘗曰古云生女雖遜男慰情良勝無若我媚鄰正恐男子中亦未易多覲也初隣舍某秀才有子曰恂生長女一歲髫齡卽與女同學齒相若情亦極相親丰姿穎悟亦甚

相埒見者皆歎爲天然嘉耦翁夫婦亦以爲然但以貧
故未之許也一日師飯後來塾見女被人殺死地上大
驚急呼翁夫婦至驗之女下體衣褻褪私處傷痕狼籍
血流至踝審是強姦追殺翁夫婦暗此情狀慟徹於心
疑必恂生所爲遂指名訟之官並賄求必以恂生議抵
而甘心焉邑令某公健吏也旣受翁賄又默自因事揣
情亦不甚徑庭遂將恂生嚴刑敲楚迫勒具供以逼姦
致殺加等坐抵師以約束不嚴失察釀禍議流二千里
某秀才僅此一子雖心知其寃以家貧無力營救况素

洋儒憇但坐視其誣受大辟而已師故邑名諸生流至
閩省士林中憐其非罪又仰其文名故多樂與之衣會
尙書某公予告在籍欲延名師以課其公子選閱多人
都不當意或以師薦尙書命取平日所爲制藝讀之大
爲讚賞聘幣相延極稱契合師適需理髮命呼整容匠
至甫入戶瞥見師跟踉返走師甚詫異以其面熟猝難
省憶以叩公子云比來待詔乃師鄉人不知何以見師
返走師聞爲鄉人頓覺省悟迺瞿然曰是矣陷我於此
者殆卽此城也蓋此匠本與富翁同里幼卽出入其家

彼日亦因將爲師理髮來塾見惟媚鄭在此作書更無
他人不某頓起淫心強拉求歡撐拒間恐女聲喊怡有
一切書刀遂按而剄之懷刀而奔又恐獄終及已乃逃
亡轉徙至閩不圖忽與師遇深慮行蹤敗露故心虛情
怯猝見師急欲迴避師初固料不及此今見其形跡可
疑因憶此獄初興時彼便無故亡去安知非畏罪而遁
爰以情告尙書拘送有司果一械盡吐其實闔撫以師
無罪具文咨準開復并將整容匠檻解回籍訊質定罪
此獄已越六七年某秀才正以慟子卧病忽師歸述知

此事大喜沈疴頓減謀與師聯名上控務求昭雪時前
邑令已洊擢郡守奉準公文情知錯悞又聞師與秀才
將謀上控恐不利於已乃倩人關說以重貲啖二人求
罷控初固不許既念死者不能復生又貪重貲遂不復
控惟將整容匠痕死獄中

里蔡子曰鄉聞此縣令出翰林出膺民社素號健吏此
獄以賄故不肯詳察鍛鍊坐抵致使無辜儒童含冤地
下可謂憮極然天道之巧其師議流不於他處而在閩
省俾與真犯相遇事越六七年卒使覆盆得雪誠屬快

事惟師與某秀才但貪重貲不肯聯名上控不然縣令雖擢郡守焉能逃罪哉

清苑縣某氏女

直隸清苑縣有兄弟伯仲析爨而居者仲無行遺產蕩盡賴伯友愛時賙濟之伯年逾五旬僅一子弱冠娶某氏女迷好甚敦會仲妻以急逋詣伯求助伯子暮從市中歸腹苦飢某氏女方晚炊伯子遽索蔬飯食之七竅血暴湧逾時頓卒某氏女惶恐失措奔告伯夫婦相持慟哭幾不欲生仲妻瞪目旁哭厲聲曰伯年半百僅此

一脈今無辜暴死某氏女不能辭其咎矣若置不究其
如死者何予夫婦忝期服親決不稍貸也歸訴於仲遂
偕伯夫婦其鳴之官直控某氏女毒死親夫官使伍伯
驗之確係服毒致死乃嚴刑拷訊某氏女荏弱不能耐
五本遂誣服因姦起見並指某甲爲姦夫某甲故中表
親讀書雖未成而素行不苟拘至畏刑亦直承不敢置
辨爰書已定將付大辟矣適納近堂制軍移節總督直
隸慮囚至此案疑其不實欲平反之明府某公者健吏
也聽訟爲一時之冠因公晉省謁制軍謁公告以此獄

命爲平反明府以案踰三年之久業經多官研訊又係
大辟不敢承鞠訥公怒讓之曰君久膺民社素著循聲
若不門折此案是視人命如草菅似此畏難規避吾將
以白簡劾之勿謂老夫無情也明府不得已細覈歷年
案牘厚幾盈尺觀其屢斷屢翻其中情詞實有可疑爰
命拘集在案諸人隔別細研見某氏女與某甲均辭氣
溫和不類殺人者益信其寃又訊伯夫婦僉謂某氏女
入門後事舅姑甚孝夫婦亦曾無詬詈且未見某甲往
來是非有無不敢臆斷訊至仲妻則厲聲哭罵謂賤婢

以姦斬伯氏之嗣不付大辟不足以服死者云云詞色
悍暴殊非良善明府諦審久之忽拍案叱謂仲妻曰下
毒者非他人卽汝是也汝毒猶子奈何誣某氏女乎仲
妻失色極口叫屈明府怒命嚴刑拷之不肯遽服時方
冬月自日昃訊至漏三下猶未吐實夜半忽陰風慘慄
屋瓦飛鳴滿堂燈燭幽綠如螢衆見一大蜈蚣長二尺
許蜿蜒由戶外馳入仲妻禪中羣詫爲異事急命褫禪
搜之不得明府知爲寃鬼作祟益命加刑仲妻知不可
掩乃盡吐其實蓋仲妻久欲吞伯產每至伯家必懷砒

少許伺隙投之恰值某氏女晚炊矚其無人遂潛下焉
固欲醜伯一家及伯子以飢先服斃命遂乘機嫁禍某
氏女亦計之至得也至此吐實始其頌制軍慮囚之神
且歎明府不愧爲老吏斷獄或請於明府曰公何以知
爲仲妻也明府笑曰是不難要在聽訟者留心察言觀
色耳彼姑舅且不敢臆斷而仲妻竟敢直聲其罪令人
可疑况其日適至伯家更露破綻姑試私喝不謂竟成
信讞也爰以仲妻抵罪又以某甲無辜株連遂以某氏
女妻之並嗣爲伯後

里蔡子曰此獄據舅姑供稱某氏女入門後事舅姑甚孝夫婦亦曾無詬誶且未見某甲往來是非有無不敢臆斷而訛及仲妻則厲聲哭罵竟敢促付大辟揣情察理原有破綻可尋惜粗心人不能細意領會一經健吏聽斷便難掩飾察言觀色四字的是聽訟要訣吾願爲民父母者凡遇折獄皆當以明府某公爲法然非制軍則明府雖有才亦不肯用尤願爲大府者慮囚當以制軍爲法也

杜有美

太原諸生杜堅字子密世席厚貲藏書甚富壯年生一子命名有美字小甫杜有妹嫁同里諸生盧某家亦小阜有女名慧娟與有美同月生杜妻鄭與妹極相得以故妹時歸甯小兒女常易乳而哺相愛各不啻已出既齒日長容貌都美情亦日親年已十三俱未婚配凡爲有美執柯者鄭意在慧娟恣却之試商之妹亦首肯歸以告盧盧素迂拘以有內戚嫌殊不以爲可妹讓之曰腐儒何太不脫頭巾氣只許我杜家人嫁汝不準汝盧家人嫁還我家耶况我姪殊不惡亦未必有玷汝女我

業已許之矣生女當由母作主勿預父事汝休得過問
盧大怒曰汝何太不通道理古云女子三從在家從父
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我一息尙在不惟慧娟當從父命
卽汝亦當從夫命今我不肯締婚汝焉敢擅專耶夫妻
反昏相稽幾至反目初杜妹歸甯每攜慧娟與俱自議
婚後盧不許慧娟再往有美偶來省視亦不許慧娟相
見中表從此路人矣有美與慧娟一經睽隔思慕綦殷
荏苒倏逾兩年情竇俱開益難爲情而兩地相思祇可
自喻各不能掬心相示有美無可奈何倩畫師寫太真

獻鏡圖自題一詩云狡獪溫郎絕世才風流不厭自爲
媒三生幸遇金閨彥一笑親陳玉鏡臺將畫與詩賄某
媼密付慧娟求題以察其意慧娟正苦思有美不知可
否同心見畫與詩喜感交并爰拈筆端楷題一絕於軸
末以答其意曰兩地相思兩不知玉臺一獻當紅絲老
奴伎倆何難料請德良宵却扇時題畢仍倩某媼攜歸
有美有美見詩狂喜朝夕焚香披誦如獲異寶由是兩
心遙遙相印各以嫁娶自誓惟苦不得遂不覺懣懣俱
病醫藥罔效杜夫妻與妹皆知兩人致病之繇嘗有以

破盧之執妹曰腐儒外固而內蕙非以計劫之不可兄
嫂可無慮我自以報命杜夫妻大喜拜謝並求速爲
玉成妹諾之盧固鍾愛慧娟見其病甚綿懣實深愁鬱
會杜妹歸盧問有美病狀如何妹怒答曰殆不起矣何
勞汝問盧歎曰我正慮慧兒疾革不謂汝姪亦爾妹白
眼相視詆之曰一雙好兒女皆爲汝殺却夫復何說盧
驚問何謂也妹唾其面曰老物尙夢夢耶若自幼哺同
乳寢同席比長相親相愛此人情也旣知親愛則必欲
偕伉儷以圖永好此尤人情之常也聖人制禮尙緣人

情偏汝老物拘執成見竟不曲體人情耶自汝拒婚後
若卽俱病病且日劇殆皆不起我實不忍仰息見若俱
死請先自到於君前泉下當撮合若仍成嘉耦以償夙
願老物又將奈何耶言畢袖出七首長尺有咫瑩然如
雪擲置案頭錚錚有聲指謂盧曰我兩人結褵甘載請
從此別盧瞪視良久曰卿且少安毋躁容再商議曰我
志已決復何商議曰然則允若婚配卿可不死否杜妹
笑曰果爾若疾當已我又何必求死盧曰如卿所言卿
重母黨嘗自譽其姪我本俗人不喜白衣女婿必俟汝

姪讀書成名方準親迎可乎杜妹笑曰有何不可吾姪
喜如所願必能刻志用功又何患不成名耶盧曰若是
汝可歸告兄嫂速遣冰人來當遵前命杜妹乃袖刀而
藏翌日歸告兄嫂大喜遂委禽焉兩小聞之疾俱若失
有美果下帷攻苦歲試補博士弟子員越歲食餼秋闈
一戰捷於鄉杜妹聞報喜曰若今可以親迎矣盧猶欲
待禮闈後再議杜妹抵之曰汝如終不免固執科名遲
早難定吾姪鄉薦已屬徼倖人生能得幾回徼倖青春
幾何何忍令其孤負耶盧不得已準其親迎杜夫妻大

喜遂涓吉爲兩人畢姻同里有周生韋生者皆名諸生以杜藏書多皆襪被下榻其家與有美同窗肄業意氣相得周生是科亦登副車情誼益洽吉期當九月下旬杪秋天氣已涼未寒屆期周生竊語韋生曰有美與慧娟天生嘉耦得諧琴瑟煞費周折當此良辰定情不知若何歡洽我兩人當設法偵聽以快所聞韋曰唯唯是不難青廬上是藏書之樓我與爾預伏樓上大好偵聽正竊議間適有美在屏後聞之點首匿笑嘿籌預防之法先是有美之乳母朱媪有子曰阿笨遊惰無賴酷嗜

賭博負輒盜杜家物典鬻以償賄逋有美親迎鋪張務極奢華慧娟固盧愛女粧奩亦頗壯觀杜素惡阿笨行止不端患其盜物戒閹者不許入門阿笨果早萌蒞篋之念以杜家不許入門心益銜之是日新娘下輿觀者如堵阿笨在人叢中慰上書樓計俟人靜蹈隙行事漏二下賓客甫散有美脫去冠服將次就寢驀憶日間周生言欲覘二人所爲以博一笑乃躡足輕步上樓於時殘月初升阿笨正憑闌凝眺有美窺之以爲必是周生悄從背後出兩手於面反掩其目阿笨固強有力意有

美特來詞已既驚且恨急回身緊抱有美頸而扼其喉
須臾氣絕倒卧樓上時慧娟坐幃中方命伴媪出具湯
沐更衣見有美躡足上樓不知何意俄聞樓上窸窣作
響心甚訝之阿笨見有美已死陡起惡念欲犯慧娟爰
脫衣履塞藏書箱下將有美短褐襖鞋襪下自着之大
步下樓知新娘在幃中亟吹滅雙燭入幃遽抱慧娟求
歡慧娟念有美平日溫存何忽狂暴况兩人迹好不易
今幸覲面無數款曲合當絮訴何將燭吹滅得勿有所
不嫌耶心殊不快阿笨近身遂極力撐拒阿笨知難強

合急探手脫去慧娟兩腕纏臂金並摸索頭上簪珥等物慧娟益復駭異適伴媪秉燭攜沐湯進房阿笨恐被人窺破形跡急以袖掩面奪門越牆而遁伴媪不知誰何大驚急燃雙燭舉幃見慧娟披髮汗喘神魂不定叩問所以慧娟備訴頃間情狀方共詫愕忽聞樓上欷歔有聲命伴媪燭之則見有美赤身臥樓上吁息不已蓋扼喉一時氣絕須臾氣復流行故得再生然暴甦身體綿軟猝難起立伴媪另取衣履着之緩緩扶掖下樓偃臥繡榻嘿不一語慧娟情不能忍急覩覷傍身低問所

若有美自指其喉搖手令其勿語慧娟莫喻其故只得
怏怏對鏡縮髮添粧以待延至五鼓有美甫能起坐出
聲彼此各述所見互相嘔嘆有美以爲素待周生不薄
何竟如此惡作劇繼念雖劫去玳珥等物猶幸慧娟不
爲所欺又復轉怒爲喜然變出意外氣血究難驟舒竟
體疼痛未免良宵虛度矣是夜客散周生以中酒酣臥
齋中韋生以周生既醉遂獨自歸家及周生酒醒見韋
生已歸趁月色甚明亦踉蹌歸家將出大門會司關者
起溺見周生暮夜短衣着鞋倉皇徑去形跡可疑詰旦

舉室喧傳昨夜之事証以司閫所見僉謂必周生無疑
杜固長者以慧娟幸不受辱又不欲暴人之過徧戒家
人祕勿播揚不圖盧某聞之勃然大怒特造杜面數其
諱盜之罪且言周係名士所行如此是誠衣冠禽獸似
此澆風不整轉相效尤何以爲訓乃具狀訴諸邑宰邑
宰素與周相契見狀大駭招周至署以狀示之周閱之
駭汗滿面謂與韋生曾有此說後各歸家實無此事小
生雖不肖亦斷不肯逢場作戲戕人之生以圖苟合者
尚祈明公察之邑宰亦信周決無此事慰令暫歸爰使

人風示盧某爲周辨誣欲寢其事乃盧固執莫解謂確
有左証復何誣枉如邑宰左袒周生便當赴懇太府以
求水落石出展轉牽纏兩年有餘未敢定讞亡何邑宰
任滿遷去新令某公素號健吏閱及此贖反覆細意尋
繹越日集兩造會審公一一研訊拈髻尋思久之忽有
悟曰無論是否周生所爲杜家釵飾等物固明明有人
劫去且據若曹言有美赤身臥樓上短褐裋褲被其人
着去其人自着衣履必脫藏樓上搜得衣履便可昭晰
乃官率吏役親往樓上窮搜果於書箱下索得破衣裋

鞋襪數事並腰橐內有信一函閱之固某某與阿笨招賭書也公笑曰得之矣付兩造觀之始各恍然亟命拘阿笨來一訊盡吐其實周寃以白遐邇頌神明焉

里蔡子曰諺云好事多磨折觀此而益信其言不謬也夫有美慧娟天生嘉耦其爲婚配宜也不謂盧某固執拒婚業許婚矣又必俟成名方準親迎向使有美遇同梁灝將奈之何不遇如羅隱又將奈之何所幸一戰而捷公然準其親迎矣乃偵聽之謀胠篋之舉突爾湊合致使變生意外虛度良宵所謂好事多磨折者竟如是

平邑宰爲周辨誣第欲顛頂了事憤憤可笑一經健吏
聽斷是非立見要之讀律無異讀書苟能得間自無不
析之義特患粗心人不肯反覆細意尋繹耳彼頌神明
者豈有異術哉

守貞

中州某甲少失怙恃弱冠娶妻某氏伉儷甚敦甲有族
叔在京貿易因挾薄貲往依之頗有營獲十年始歸夫
妻久別重逢情倍親切晚間滅燭登牀甲縱體入懷忽
狂叫一聲頓絕某氏大驚急起火而燭之則見血流殷

席甲勢已闔割不留餘蒂竟不能再甦矣某氏抱尸大
哭駭懼悲慟莫測所以詰旦親黨鄰舍畢集互相猜擬
以某氏帷薄素謹何忽罹此慘變乃共商議不得不具
狀懇官官諮諸幕友謂必因姦謀殺無疑官然其說窮
詰某氏備受拷虐卒不肯承展轉年餘不能定讞而某
氏奄奄一息尋將瘐死獄中矣勾越有商先生者年逾
七十精申韓家言老遊中州善斷疑獄官厚聘延至與
議此獄商閱爰書再四思忖固疑某氏冤枉爰招某氏
至審其舉止溫存語言和婉毫無凶悍之態益疑之乃

屏去左右諭令某氏毋羞毋恐可將當日牀第情形從直縷述我當設法爲汝雪冤某氏見商皤然老者溫霽和藹知非輕薄者聞言感激垂涕稽顙有聲歷將當日牀第情形一一從直縷述商拈髯諦聽忽然思得一法諭令某氏歸房赤體偃臥毋容覷覷乃索猪肉少許切作人勢狀以鐵鈎貫其中命接生某媼將肉塞入某氏陰道中以覘其變某媼如言試之陰道中果有一物力啣其肉如魚吞餌然急拔出視之其物長七寸許竟體黃毛四足修尾酷類鼯鼯始悟某甲變生意外固是物

作崇也見者無不咋舌稱異僉曰非商先生高見而某氏之寃終難暴白矣或謂此物名守貞亦名血驚孀婦暮年多有之他如老處子比邱尼亦間有之大率多因曠怨鬱結而成然究不知出何書當俟質之博雅者

褪殼龜

揚州某甲家頗小康所蓄鷄鴨犬豕等物無故多亡去舉家竊竊稱怪亦姑聽之忽有遊方丐者過其門嘿相其室卒然問曰君家蓄物頗多亡去不用曰然汝何由知之丐冷笑曰君禍不遠矣不亟亟預防之人且難保

何況物乎甲駭問汝有術可解不丐曰此妖物作祟不知伎倆何若試可乃已功成當以錢十千緡犒我作沽酒貲不則勿怨也甲曰諾丐命導其徧相宅中至厨見水甕一具瞪視良久曰殆在是矣乃命市猪肉一方煮半熟以鐵鈎貫其中繩繫其端緡柱上將熟肉置水甕畔人遙從壁隙窺之果見甕下一物聞肉香探首出張血口遽啣其肉鈎挂喉際痛甚急縮首欲遁緣繩緡柱猝不能脫丐急出將物縛住令甲視之狀如守宮長尺有半丐曰此褪殼龜也厥名曰蜥因賀甲曰君幸遇我

此物化尙未久易制再過年餘便能變化食人卽非人力所能制君家將無噍類矣甲大驚因意家固蓄一大龜亡去年餘意卽是物所化試以叩丐丐曰是也乃共覓其殼果於猫竇得之蓋竇狹殼寬龜偶入竇如牴觸藩猛力向前遂褪殼化爲此物丐謂此殼爲化骨妙藥或去齩齒或去癰疽腐骨皆立效可善藏之爰索利刃將此物剝爲肉泥凡地上血跡剗刮淨盡盛以瓦缶坎窞深山之中笑謂甲曰小人爲君料理盡善可以高枕無憂矣甲喜款以酒飯酬錢十千而去越歲甲家客作

暑天畏熱取門支牀露宿詰旦竟體化爲水惟髮獨存
甲大驚急訴於有司驗其形跡茫無端緒甲坐是繫獄
而家業蕩然矣忽前丐又來見甲家狀甚蕭條怪問甲
妻妻告之故丐曰批其頰曰此小人之過也蓋當日殺
此物時曾有點血濺門上以不足爲患故未拭去不謂
竟波及客作亟赴有司爲甲訟寃試取鷄犬置門血跡
處果俱化爲水官賞丐者而出甲於獄

里堯子曰此揚州上人爲予言之鑿鑿可據並謂其殼
今尙存藥肆中惜未一見之也褪殼龜厥名曰析究不

知所出何書彼丐者不惟有術且亦博雅有司賞之宜也吾愧丐者矣

某令

甘肅某令精明幹練能伺長官喜怒嘗有劇盜多名歷久躡緝不得檄某令往捕乃與長官幕友謀弋贖另購七人申報塞責長官聽幕友言遂將七人付諸大辟某令一日從外歸忽心如刀割痛不可忍俄頃大叫一聲而卒某令素嗜飲茶其鬼忽附妾身曰快烹好茶我飲我近爲七人所訴受刑甚苦爾曹速焚紙錢以濟我用

多多益善又囑妻妾等應如何奉養老母如何教育諸子所遺宦貲應如何經營生活一一處分畢便以手拊胸歎曰我今日悔之晚矣眾審其聲音笑舉止固宛然某令也少選鬼去妾甦問之茫然後有扶鸞者降壇係已故謝明府謝固忠厚長者沙書陰曹以我生前爲人正直命作此方土地近爲某令七人一案日在城隍廟訛辦頗甚勞形人問公素與某令同寅能賜袒護否曰陰律不比陽世絲毫不敢徇情不但某令恐將來某

案封資也此吾邑張德昭在甘肅所目見

爲予言之並云現某幕友已漸頽敝矣

里槩子曰觀某令之鬼以手拊胸歎曰我今日悔之晚矣嗟乎千古權臣猾吏及一切小人到撒手時大都同不免有此一歎惜乎當勢談炙手曉皆夢夢而不自覺耳孽海茫茫不早回頭雖悔何益

孫明府

山右孫翹江明府一字蘭皋以進士爲直隸肅甯縣令元旦各廟拈香回道遇女鬼從至署內聲言索命且謂明府前世亦姓孫宰肅甯女爲強暴所污堂判和姦致

女羞忿投繯死係某年月事尙有舊牘可稽也明府命吏稽舊牘果有此案官果姓孫大駭乃牒城隍詰問既係前世冤何以遲至今世再報越日明府夢城隍傳諭云汝前世甚孝且居官甚好再世故復以甲科來宰是邑鬼何敢報今汝政聲頓殺鬼得乘間而入汝何尤焉明府知冤難解不得已向鬼乞憐鬼不肯再三哀之鬼曰雖貸汝命亦不容汝在此作宰明府無奈乃上其事於大府時瀋陽琦侯爲直隸總督檄保定守熊公往詢鬼附明府身歷歷訴冤守復命琦侯異之爲抗疏暴白

其事改孫校官回籍此道光十六年事葛菊人皮仲皋
皆能言之

里槩子曰後閱福建梁敬叔筆記亦載此則舊案在乾
隆五十一年孫前世姓黃保定守熊公名守謙字虛谷
或曰河間守

倪公春岩

倪公春岩廷謨由進士出宰吾皖潛山縣廉明公正四
民愛戴皆呼之曰倪青天公嘗於冬月有事至鄉忽有
蠅成羣飛繚輿前左右揮之不去意時方苦寒那得有

此得勿冤鬼作祟耶因嘿祝如有冤屈蠅當導我爲之伸冤祝畢蠅果羣飛前導不里許路過一山旋風驟起將羣蠅捲入山中公急命停輿自徒行入山跡之步上山凹見一墳新築濕土未燥羣蠅栖集其上心益驚異比呼亭長問知爲前村某甲新塚問甲年幾何向作何生業何疾而死家中尙有何人亭長對謂甲年二十許家頗小康少失父母並無兄弟家止一妻亦無子息聞係病瘵而死又問甲妻年幾何矣對曰小人不知大約與甲齒相若耳公點首尋思乃命輿徑至甲家直升其

堂召其妻出見問語甲妻某氏聞公至大驚急毀粧斬齊出拜伏地乾泣公見某氏態度妖蕩知非善類乃厲聲謂曰我至汝家非爲別事緣昨夜夢見汝夫赤身喋血踣我牀前訴稱被汝所害橫遭慘死哭求伸冤汝知之乎某氏聞公言急起趨入屏風後與公抗辯硬語牴牾公見其暴悍益信其必非良善卽召其族長並左右鄰至一一研詰所對大畧與亭長相同再四鈎稽茫無端緒公心終不釋乃執意開墓啟棺檢驗以決其疑僉謂關係甚重倘檢驗無據恐於公多有不利公笑曰我

以窮措大微悻弋獲科第忝膺民社如遇冤獄不爲伸理其何以爲民父母乎我意已決如檢驗無據甘心坐罪雖粉身勿悔也詰旦乃率領族長左右鄰等登山開墓啟棺甲屍以天寒絲毫未曾腐壞伍伯承公意旨由首而足由腹而背細意檢驗竟無微傷惟骨瘦如柴確係病瘵而死公無奈何只得仍命蓋棺封墓某氏大聲訶曰公以莫須有之言開人之墓啟人之棺翻覆人之屍骨死者何辜遭此屠毒既啟棺而又欲蓋之既開墓而又欲封之此非未亡人所敢從命也公笑謝曰汝言

良是吾已具文請命於大府甘任其罪矣死者無辜而
令其暴露是益重吾之罪也吾何忍焉卒命蓋棺封墓
而去公已具文上請復自踵謁大府面陳梗概大府素
重公之爲人此舉殊怪公孟浪例應登諸白簡難以袒
救公請展限三月當密加訪察如真不得確耗甘罪無
悔大府許之公旋任路經城隍廟式輿嘿祝祈神示夢
夜果夢城隍神遣人贈萬年青草一盆驚寤不解所謂
乃易服貌爲卜人至鄉訪察日晡見一漁人垂釣河濱
就而問路漁人戲謂先生善卜能卜小人今日釣得魚

若干當作東道主不則此處苦無逆旅恐栖上無所也
公信口戲答曰卜汝連得三魚計重五斤有餘一尾烹
以款客兩尾兌錢行沽果連得一鯉一魴一鯽鮮美可
愛漁人大喜笑曰先生其神仙耶何言之驗也寒舍不
遠敢請稅駕公笑從之不半里至其家茅屋數椽一老
嫗當門而坐笑問漁人歸何早也漁人笑曰兒幸遇神
仙卜應連得三魚果然因將鯉付嫗請烹以待客又笑
謂公曰此老母也幸尙强健年八十有二矣齒日俱幸
無損惟重聽耳因請公少坐自攜兩魚就鄰翁兌秫酒

大瓶而歸老姬烹魚已熟漁人請公南嚮坐老姬西嚮坐自居主位北嚮坐老姬不能飲酒飯罷獨自歸臥公與漁人酒量俱豪薦魚勸飲意甚相得公問知漁人姓萬並問何以當此壯年尙無妻室漁人笑曰先生謂小人尙壯年耶小人今年已六十有四矣里黨見小人生平不形老態因共以萬年輕呼之自知命薄不樂有家室徒以有老母在不然早已披髮入山矣公開萬年輕三字頓憶前夢因笑以言飭之曰君何言之激也我相汝大運將至如娶妻當連得二子老福甚隆慎毋自

棄時漁人酒已微醺益復忘形聞公言急搖手曰天下最毒者莫如女子娶妻一事請勿再言公笑問何謂漁人但搖首不語公曰暮夜無人汝有何意見告我何害漁人歎曰先生長者當不泄語小人少酷嗜賭負輒偶作穿窬藉償賭債以懼懼法網輟而改業昨醉後有友邀賭大負不得已聊作馮婦稔知前村某甲家頗小康久病臥牀尙易爲計時夜漏三下甲宅僕媪俱已睡熟萬籟寂然予由屋一躍至地見甲房燈尙未息姑伏窺之乃不窺則已窺之真令人駭然也公問如何漁人

又搖首不語公曰業言之矣復何囁嚅爲也漁人復堅
屬曰先生必無泄語乃敢畢其詞公正色指天信誓必
不泄語漁人乃謂小人伏窗潛窺但聽病者臥牀呻吟
其妻側坐牀前嘿嘿若有所思忽起身挑燈燃燭向牀
後招手一男子輕步而出兩人附耳小語其妻出絹一
匹登牀將甲口纏閉兩人又將甲扛下縛伏行牀褫褲
露尻敗盎出一小蛇將蛇首納入竹管以竹管對尻取
香火炙蛇尾蛇負痛由穀道竄入腹中聞甲大喘一聲
其氣遂絕兩人相視而笑復解甲縛扛置牀上小人慘

不忍睹復一躍上屋恨恨而返至今思之怒髮猶爲上
指也先生試思娶妻如此有何恩愛豈非天下最毒者
莫如女子耶公曰甲如此慘死其親踈豈無一人肯爲
伸冤耶漁人嘆曰甲雖慘死身無微傷何由伸冤昨聞
甲鬼託夢求倪青天伸冤倪公開墓啟棺檢驗無傷將
來不惟去官並有餘罪此真抱屈也公笑曰汝何不投
官自首當得重賞漁人搖手曰否否倪青天最惡穿窬
如言不見信不惟無賞恐反受罰不如安分緘口爲妙
公又笑曰我相汝晚福甚隆卽此未嘗不是機緣汝其

圖之漁人搖首不語詰且公與漁人作別返署急遣人
拘萬年輕至公招至記室漁人戰兢伏地不敢仰視公
拈髯笑曰汝第舉首尙識卜人否漁人仰視公急叩首
曰小人死罪求公見恕公笑慰之曰我不汝罪汝其毋
恐某甲之寃汝肯爲具控不吝厚賞也漁人叩首答曰
謹從尊命謹從尊命乃具詞控愬公立飛簽拘某氏並
族長左右鄰至令漁人與某氏對質某氏猶強辨不已
公謂非再檢驗不可比具文上達並釵人萬年輕之詞
爰重率衆登山開墓啟棺時交仲春甲屍已潰爛臍腑

畢見腸中死蛇猶存公令某氏觀之某氏猶不肯承公怒甚叱鞭其背某氏嬌不勝刑乃吐其實初某甲得疾某氏有中表兄時來省視甲疾日劇某氏料不能起遂與表兄有私計甲死當據其產永爲夫婦甲雖綿憊牀蓐一息猝難遽絕適見丐者蓄有小蛇二人有觸於心以百錢購得而致甲命死果無傷可驗智亦巧矣自是甲寃旣白某氏凌遲處死其中表兄亦立斬以殉公又命族長擇族與子姪立爲甲嗣以延血食遐邇聞之無不稱快公感城隍示夢刑牲致祭以酬之又以此事非

萬年輕莫曰且嘉其孝乃召母子至署爲萬娶妻生子
給錢小作貿易俾溫飽以終身焉

里彙子曰公自筮仕吾皖歷宰劇邑所斷奇獄甚多皖
人至今猶津津樂道之其最著者莫如某甲之獄好事
者已譜入傳奇播之管絃矣偶閱蜨階外史載黎襄勤
公世序率江西時曾雪冤獄與此相類顧同一用蛇致
命此由穀道竄入腹中彼由口竄入腹中爲小異耳

張船山先生訛盜

遂甯張船山先生問陶以翰林出守萊州恃才傲上上

官以先生才望素著皆優容之會長白某公巡撫山東
先生來謁公謂其無禮心甚嫌之語方伯曰萊州張守
書生結習未除太守爲一郡表率原能勝任耶方伯固
與先生齊年契好爲之說曰張守雖係書生聞尙不謬
民事時有劇盜桀驁狙詐屢斷屢翻承訛官皆莫可如
何公冷笑謂方伯曰君謂張守不誤民事如某盜渠能
定讞當卽令其旋任否則予將登諸白簡莫怪老夫無
情也方伯唯唯出語先生問君能定此讞否先生笑曰
有何不能方伯大喜商諸廉訪卽延先生至臬署訊盜

愈問先生計幾日可以了結先生笑曰此細事耳三日足矣又問需用何刑先生笑曰刑具俟用時再議所最要者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紹興佳釀一大甕藉此聊助舌鋒斷不可少僉笑曰諾翌辰先生至臬署客廳箕坐炕上几置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階下置紹興佳釀一大甕一僮扇爐暖酒一僮執壺侍側一書吏在旁錄供呼盜踞膝前先生左手把杯右手翻閱案牘而問盜曰汝郟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七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城汝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

母俱亡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長也汝有
妻子乎曰小人有二子長年十八能獵獸矣幼年十三
尙未能獵獸也汝家何業也曰無所事事也斯時方伯
與廉訪諸公俱在屏後竊聽以先生素工言語必能摘
奸發覆不料所問皆瑣瑣細事殊與原案無涉僉相視
匿笑又恐不能了結無以復某公之命深以爲慮越日
先生至臬署又問盜曰汝郟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
何矣曰小人今年三十有九明年且四十矣汝居鄉乎
居城乎曰居鄉汝有父母乎曰小人父早亡母已下堂

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次也汝有妻子乎
曰小人有一子一女皆孩提也汝家何業也曰薄田數
畝務農爲業也諸公俱復竊聽以先生所問斯則無異
益復吃吃匿笑至第三日先生至臬署方伯與廉訪問
曰君言三日了結今三日矣果能了結耶先生笑曰下
官向不打誑語今日下午當可了結公等請無慮也因
傳諭皂隸人等預備刑具聽候結案先生至客廳依舊
箕坐炕上以乾脯下酒呼盜跽膝前問曰汝郟城人耶
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去年四十今又添一歲矣汝

居鄉乎居城乎曰時而居城時而居鄉也汝有父母乎
曰小人有母年逾七十矣汝有兄弟乎曰小人有兩兄
皆亡故矣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子尙呱呱在抱也汝
家何業也曰無田可畊或漁而或樵也諸公竊聽益復
相視匿笑謂先生所問如老嫗絮語何能定讞至日晡
後先生乃命僮取巨觥來連滿飲三巨觥命將酒脯徹
去傳集皂隸準備刑具聽用先生正色危坐而語盜曰
今當問及正案矣我觀案牘前承訊各官所讞一一屬
實汝何屢斷屢翻也盜叩首曰小人實係負冤尙求矜

蔡先生拍案叱曰汝休矣人謂汝桀驁狙詐實屬不謬
我與汝絮語三日皆家常瑣事汝三日所答前後迥不
相符瑣事尙如此反覆况正案耶汝果從直吐實尙不
愧爲好漢如再敢飾言強辯我卽將三日所答瑣事以
証汝之反覆雖嚴刑處死亦不爲過汝須自忖毋自討
苦喫也盜猶欲強辯先生叱左右嚴爲用刑斃命勿論
盜急叩頭乞命情願吐實誓不再翻先生大喜立命畫
供其案遂結方伯與廉訪諸公在屏後聞之歎服不置
比復命某公公嘆曰名下固無虛士不謂張守有才如

此今而後不敢輕量天下士矣一時歷下傳爲美談云

張靜山觀察折獄

滇南張公靜山觀察其仁由進士爲蜀中令所至輿誦
洋溢計典屢膺上考道光乙巳夏以蓬州牧特擢新安
太守甫下車有兩姓爭墳互控者稽核舊牘自嘉慶甲
戌年興訟至是已三十餘年矣公詰問書吏何遲久不
能判斷書吏對謂此案每新太守莅任例來互控緣兩
姓俱無契據無從剖決只合置之不理公叱曰天下豈
有三十餘年不結之案立命傳諭兩姓五日後登山驗

看聽候判斷翌日公沐浴齋戒祈禱城隍夜宿廟中求
神示夢五日後親自登山訊斷兩姓俱至一姓係望族
其人納貲以郡丞候選衣冠華美容止甚都一姓係老
諸生年已七十許貌甚寒儉公大聲諭之曰汝兩姓爲
祖興訟歷久不懈孝思可嘉惟聞自經具控彼此阻祭
爲汝祖者毋乃餒而實甚汝心安乎兩姓皆伏地稽顙
唯唯請罪公笑曰吾稽舊牘見汝兩姓各執一說皆近
情理所恨兩無契據耳旣思天下事有一是必有一非
有一眞必有一僞非求神示夢究不能決昨特沐浴齋

戒禱宿城望西中果見神傳塚中人至自稱爲某某之祖被某某誣控求我判斷我已許之矣顧一經明白宣示真偽既分是非立決此後是其子孫方準登山展祭非其子孫卽不準過問吾憐汝兩姓皆係孝思勞苦多年孰真孰僞孰是孰非皆當別祖過此以往不能並至矣汝兩人以爲何如兩人皆稽顙對曰謹從尊命

扣老諸生居先郡丞次之老諸生迺勉整敝冠次且走伏墓前草草三叩首畢起身乾哭顏色忸怩口中喃喃不解所謂公笑謂郡丞曰渠已別墓次當輪至

汝矣郡丞聞言涕淚泣然乃側身伏拜墓前大聲泣曰
子孫爲祖宗興訟多年不辭勞苦今郡伯禱神得夢一
言判斷究不知真僞是非可否不謬倘所夢不實爲子
孫者此後不能與祭矣與念及此能勿悲乎言畢痛哭
臥地暈不能興斯時觀者如堵見之無不惻然太息公
笑謂衆曰觀兩人別墓情形真僞是非汝衆人當其喻
之尙待吾明白宣示乎衆人等羅拜對曰微公言小人
等皆喻之矣因共贊郡丞爲真孝子而不直老諸生公
命衆扶郡丞起拳拳獎慰老諸生惶愧俯首嘿無一語

公謂老諸生汝別墓情形衆目共見撫心自問尙有何說老諸生汗流滿面自稱知罪公笑曰汝旣知罪吾亦不汝咎但自今以後憑衆剖斷自歸郡丞毋得再訟汝心甘乎老諸生唯唯聽命誓無反覆公乃親筆書判令兩姓畫押三十餘年難了葛藤一旦斬絕衆口稱快蓋此山本郡丞祖墓老諸生偵知其久失契據意圖騙占初與郡丞之祖興訟至郡丞已歷三世歷任太守皆意郡丞家爲望族未免欺老諸生式微咸有矜憐左袒之心而孰知腐儒叵測以樸陋文其奸詐向非公巧以神

道設教黑白何由昭晰耶是年秋公舉行郡試延予襄
校試卷公固善飲酒酣嘗爲予述之頗自得意予叩公
祈夢城隍究竟果得夢兆否公笑曰此姑妄言之耳吾
思兩姓既無契據只合令其別墓以察其情形果係真
子孫自有纏綿難捨之狀否則出於勉強倉猝間難以
掩著矣大抵人卽無良於稠人廣衆之前斷未有甘心
厚顏而真忿以他人之祖爲祖者天良未盡猶亡祇在
此刻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吾懸揣此情姑託言神夢
以微察之不謹果以此而竟決是非真僞也合座聞之

無不嘆服子特筆而識之凡留心折獄者遇疑難事亦
可以此爲法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又未可泥而不
化也